



渭水河畔的村庄

鱼儿红(外一首)

□ 赵海燕

比辽阔更辽阔
比热烈更热烈
这绵绵不绝的风
吹进四季的天空
让雨和雪的足迹四散

一朵朵桑花
低头细数枯荣
于七月的蓬勃中
绚烂绽放
引来众多牛羊
围观它仰望天空的影子

和盘旋的雄鹰对峙,握手言和
入夜
怀念一个没有鱼游过的地方——
鱼儿红

此刻

凡是被阳光拂过的三角梅
就沾染上了灵气
一朵朵举着明媚的笑脸
燃烧出火一样的热情
吐出的芬芳
是清晨新鲜的问候
窗外的喜鹊把它一一收纳
筑成温暖的巢

□ 柴亚梅

门的那条路上有一个大陡坡,上坡前我们和母亲总是铆足了劲,一路上小跑着把车拉上坡,当然也有好心的人会搭把手帮忙把车推上坡。如果当天的菜能早早地卖掉,那我们便有口福了,母亲会用卖菜的钱给我们几个买个油饼或是买碗饅饅,那时的饅饅是我印象里最好吃的饅饅面了。

修房子

在我的印象中,村子里的成年男子基本上都会一两门手艺,不会砌砖的会木工,不会木工的会绑钢筋,更有邻居家的车伯将精致细腻的山水花卉刻在青砖上,做成砖雕,下庄的汪师将花鸟虫鱼刻在木头上,做成实木豁门,要是将豁门安在厅房,那活灵活现的虫鸟和花卉都寓意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追求。父亲是一名泥瓦匠,村里要是谁家盖新房,则由东家提供饭菜,村里人过去帮忙盖,从打地基到起主体,再到上梁封顶,历时一个月左右就基本完成了,到了上梁的吉日,乡里乡亲的都

看秧歌

到了过年的时候,人们会尽情享受一年来的劳动果实,看秧歌是村子里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方式。锣鼓声响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坐不住了,一般是正月初九开始,村里那些特别积极的人,不管年长的、年轻的,还是小孩子,都会来到庙里唱秧歌,由秧歌头人分配角色,有的舞龙舞狮,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唱秧歌,实在不会

的也可以扭大头。大家早早地来到庙里化好妆,穿好戏服,直到半夜一两点才能演完,要是观众们兴致高了则会加演拿手好戏。无论是演秧歌的还是看秧歌的,人们个个热情高涨。村子里的武打戏,在陇西当地十里八乡的看客都会专门来看。我是喜欢看文戏的,通俗易懂的《顶灯》,《牧牛》《两亲家打架》里的角色被演绎得活灵活现,一口亲切的方言很快将你带进那个角色,让你感同身受。村里演秧歌都是群众自发的,却能热闹一整个春节。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村里的秧歌会进城演出,暗地里却是比一比哪家的秧歌更出彩。那众多民间艺人们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不仅感染着一代代的村民,更使优秀的民间艺术代代传承。

渭水河畔的村庄是我童年的摇篮,是装满浓浓乡情的故居,是乡音不改的乡亲们撑起的另一片蓝天。村庄的记忆填满了我的脑海,那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条小路、每一棵老树,都错落有致地雕刻在我的生命之中。

渭水河畔,火焰山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村落,有涓涓渭水滋养,有厚重的积淀,有勤劳的耕耘。

炊烟袅袅的地方,坐落着我的村庄。年少时,村庄是通往祖父家的路,是装满欢声笑语低矮的旧瓦房,是可以望见月亮的老水井。草长莺飞时,黄绿相间的田野摆动舞裙;秋收冬藏之际,它便是粮仓了。村庄的脉搏是生生不息的农民,他们的双手聚集着劳动的光芒,他们的意志钢筋般坚韧。

种庄稼

农民的心情永远是随着饱满的稻穗而波动的。记忆里,家里有一亩二分地,一年种两茬作物,冬麦在端午左右收割,然后需要把地翻一遍平整好接着种蔬菜,到了初冬,菜也就丰收了。村里长大的孩子,大多会用镰刀割麦子,也会抡起连枷挥汗如雨。

种菜是妇女和孩子们最重要的农事,从翻地到播种、除草、收菜、卖

大漠落雪

□ 王化理

大寒后的一个早晨,城市上空,唯见絮云铺天盖地,似在召唤我,到大漠上去看下雪。

向祁连山方向行驶,雪片看似迎面而来,离我而去。从后视镜里看,顽皮、活泼的雪花,反而打了个转身,又追我而来。我驾的车犹如驶向花地的蜂箱,拖着浩浩荡荡的尾巴在行走。

天地一色,纷纷扬扬;山川迢迢,大隐于雪。朝夕相处的祁连山,此刻难得看到芳容。前山台地上,站立着片片小树林。小树林后,隐藏着座座小山村。小山村上方,隐藏着一排巍峨的山峰。沿山路面干冷光滑,落不住雪。刚落上一层薄雪,就被风吹着打转,像涟漪,转身又像闪电,哗啦一下,一溜烟消失在路边。

大漠的降雪,有种气贯长虹的威势。近看,风刮着雪,雪团似千千万万个馒头,超低巡航,掠地而过。雪花不是空中降落的,而是从远方飞来的。透过朦胧看远方,有一道雪墙帷幕横垂天宇。它徐徐而降,像有弹性似的,到达地面又轻轻弹起,然后又缓缓地着地。这使得远方

的地平线上,有种青色的堆积感和重叠感。

雪在狂飙,皑皑雪野的视线范围在收缩。我像放牧人,站在原野里放牧着一野雪花。天气预报说,一场覆盖欧亚大陆的春雪已经发育而成。如果这是有关春的话,那么我将以大地般的情怀,迎接春天的到来。

嘉峪关客服中心中心的流动字幕,万雪纷飞透出一抹红。值班员十分惊讶:暴雪中造访景区的人,比白天的星星还罕见。我刷过身份证进入关城。值班员说:“六点关门,当前你是唯一游人,可以尽情地游览。”

走过三道瓮城,石板上古人的车轮轧出的深槽,被风雪抹平了。我独立在关外的大门口,在曾经迎敌拒险的铁门下,形同孤鹤,心却怦然而动。我仿佛能听见风撞击城墙的声音在旷野里呼啸,独撑暴风雪的城墙在寒风里挺立。旅人远去的脚步声混杂着车轮声在天边轰鸣……我站立的地方,就是无数古人出入走廊的门槛。

站在城楼上西望,大草滩,飞雪茫茫。此时的夜和雪域,无边无际。



百花

第 3226 期

花晨月夕

〔中国画〕

杨丽霞 作

在河边和白鹭相遇

□ 毛韶子

哗哗的水流
见面时的热情问询

在河边和白鹭相遇
她抬头望了望我
我也转过头望着她
天悠悠的蓝
水柔柔的清
泛起的浪花,乐融融的心事
丢下鹭翅般绒绒的笑语

幸福在短暂里蓬松延伸
透过白鹭和我张望中的平静

脚步稍微迈出
心里便如水中出现涟漪
心与心的默契
用惊飞做了注释
一弧优美的白
在河上拉开了帘子

鼓声

□ 肖进雄

听到,腊月鼓声的音域
如此的宽敞丰满
山涧峡谷河道村巷全被填满
鼓起腮帮子呐喊的童年哟
腊月是鼓子词的序曲
年是不息的鼓声

落在大地的雪花
频次和重心各不相同
怦然作响的大地
以及爆竹和太平鼓一起
把装饰得花绿的腊月
从头到尾敲响个遍

在额头挂副对联
供春色和小溪流淌

大寒之后

□ 冯旭文

寒风把枝头的枯叶都吹落了
给新芽留出了位置
给“大”加一个释义项
大寒 就是寒到头了,寒即将结束了

大寒之后就是春
匆忙的脚步和众多的小草一样
向下扎着根
准备着随时攻占春天的第一个山头

宋庄月辉

□ 李安平

宁县盘克镇的宋庄,一头连着风景旖旎的白吉湖,一头连着3A级景区莲花池。

我们到达宋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晚饭后,大家都往宋庄的荷塘赶,想要领略宋庄的荷塘美景。荷塘离林业管护站并不远,步行十多分钟,沿着左边的一个斜坡走,不大会夫就到荷塘了。宋庄的荷塘绵延达数里,塘面甚是宽阔,栈道、亭台、广场罗列其中,斗转回环,与江南水乡别无二致。一些没有来得及凋落的荷花隐藏在肥硕的荷叶间,好不稀奇。我们来得有些迟,错过了看荷花的时机,着实有些遗憾。不过碧绿的荷塘也是不错,荷叶挤满池塘,闪着绿油油的光,其大如斗,甚是养眼。走在木质的栈道上,穿梭在画意盎然的荷塘里,伸手就可以抚摸扇子一样的荷叶,也可以看见水塘里的青蛙和小鱼,真是美妙极了。若是遇见淅淅沥沥的小雨,头上顶一片荷叶,避雨则绰绰有余。

荷塘的右岸是土堤和公路,它们要高出荷塘许多,远处老农正赶着一群黄牛经过荷塘,让人不由得萌生出一种浓浓的诗情画意。牛群走得很慢很慢,仿佛也在欣赏着这百看不厌的荷塘和荷叶,看远处的高山绿树,看路上的行人。

落日的余晖洒在荷塘里,波光粼粼,金黄和翠绿相互碰撞着,暖洋洋

的,像春天一样美好。我们陶醉在荷塘的暖色里,看着田田的荷叶,似乎早已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黄昏。

暮色四垂,我们恋恋不舍地穿过荷塘中间的广场,走过一截土路,上了岸,回到了柏油马路上。马路边上有一块空地,比较平坦,中间有一棵大柳树,两个人合围也抱不住。我们问旁边的老者,柳树有一百年吗?老者说:“没有,没有!”他记事起这棵树很小,和他年龄差不多。其实,宋庄周围还有几棵大树,都过了百年。一棵树从地坑院里长上来,树根完全裸露在了外面,长成了一个门框的形状,里面恰好是一个窑洞,是一间牛舍。不知道是先有牛舍呢,还是先有树根?

川里的月亮出来得晚,被两边的大山挡在了视线之外,我们耐着月亮,等月亮上来了继续看荷塘。等等,时间过得真慢,茶杯里的茶经过几泡都乏了,月亮还是不见个音信。我们只好挪到餐厅里聊天,聊着聊着,把时间都给忘了。猛然间,听到外面的友人“啊”的一声,“快来看月亮,又明又亮的月亮!”大家便呼啦一下涌出来,都把目光伸向南面的山头上,一轮明月堂堂地挂在山顶上,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月亮,明晃晃的,像水洗过一样透明,没有一丝尘埃遮挡,亮光浮在表

冬之趣

□ 李金莲

民勤地界,每年冬季总有一两场雪,将地面上所能见的一切遮盖。原本时隐时现的远山,理所当然地完全隐匿了身形,天空与大地浑然一体。

雪通常是夜半时分降临。清晨,人们推门而出,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白。于是拾起竖立在偏僻处的扫帚,清扫院里及院门前路径上的积雪。随后,又用铁锹将雪铲入树沟或者翻过的菜地,也算是物尽其用。

小孩子玩心大,对雪的亲近仿佛与生俱来,他们躲过父母的管束,跑到雪地里玩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被冻得小手冰凉,鼻子红红的,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我喜欢早起在没有人活动痕迹的雪地里行走,喜欢听脚踩雪面发